

DRE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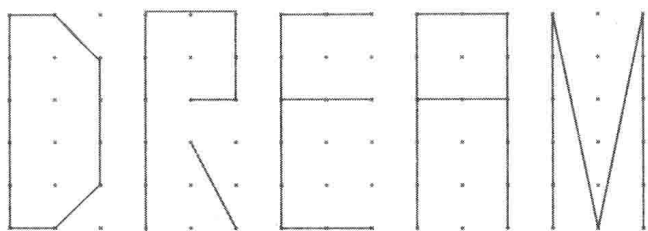
少年梦·青春梦·中国梦：中国故事

别不把自己当回事

刘建超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





少年梦·青春梦·中国梦：中国故事

别不把自己当回事

· 刘建超 著 ·



江西高校出版社
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别不把自己当回事/刘建超著.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4. 6

(少年梦·青春梦·中国梦: 中国故事/尚振山主编)

ISBN 978-7-5493-2573-3

I. ①别… II. ①刘…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5950 号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邮 政 编 码	330046
编 辑 电 话	(0791) 88170528
销 售 电 话	(0791) 88170198
网 址	www.juacp.com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照 排	麒麟传媒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1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3-2573-3
定 价	29.80 元

赣版权登字-07-2014-27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ONTENTS
[目 录]

永远的“高原红”	001
夜 话	004
理 解	007
母亲泪	009
幸福接纳	012
北京的早晨	015
将 军	018
指 挥	021
听大人讲那过去的事情	023
讨厌的女人	026
1978 年的饺子	030
1977 年的兔子	033

妻子的逻辑	036
找我有事	039
主席台	042
实 词	045
心 尺	049
谁做主	052
别不把自己当回事	055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058
韦闲人	061
秋 祭	064
秋 茫	068
工 人	071
秘 密	074
清 水	077
儒 雅	080
戏 霸	084
戏 迷	087
戏 混	090
孩子，咱有钱	093
远逝的牛犄角	096
漂亮小姨	100
流泪的水	104
老街说客	107
老街神算	110
神 话	113
名 嘴	116
戏 神	119
大漠里的旗帜	122

宫灯李	125
黑脸卫士	128
家有阳光	131
风沙掩埋的情仇	134
完美交代	137
汤王马一鲜	140
将军泪	143
将军印	146
和 平	149
将军树	152
将军令	155
将军被	158
挺 拔	161
温暖冬天的火焰	164
俊 嫂	167
唠叨天使	170
滑一刀	173
向前向前	176
高高举起手的胖胖	179
南笙痛苦和快乐的生活	182
东半球，西半球	185
1975 年的山楂果	188
没有年代的故事	191
让你知道我是谁	194
1970 年的回力鞋	197
1971 年的凤凰车	200
1973 年的故事	203
1975 年的辫子	206

羨	209
沉重的抉择	212
小不点与大块头	215
怀念一只被嘲笑的鸟	218
海边，一位老人	221
委 婉	225
外交官	227
官 娃	230

永远的“高原红”

认识你是在1979年成都的春天。我是穿上军装不足仨月的“新兵蛋子”，你是入伍三载，刚刚提升的军官。我至今还清楚地记着你的模样，中等个头，浑实的身材，浓眉大眼，颧骨处像抹了胭脂，红扑扑的好看。我听到大家都叫你高原红。

那是新兵对老兵的一场篮球赛。你的带球过人总是引来场下观众的喝彩，我心中就不服，要知道，我参军前也是篮球体校混打过几年的中锋。我盯上你，为抢一个球，你我撞在一起，人高体壮的我，把你推出了场外。你倒下了，崴了脚，脚脖子肿得脱不下袜。我吓呆了，得罪了老兵不会有好果子吃，何况是得罪了个当官的。我扶着一瘸一拐的你走到水管前，用冷水浇那惨不忍睹的“胖脚”，疼得龇牙咧嘴的你却调侃道：“好了，新兵蛋子，算你给我开了张病假条。认识一下，你叫什么名字？”我握住了你那有力厚实的大手。

我叫你高参谋，你朗朗地笑了，说：“我叫多吉，家在西藏。高原红是战友们送我的外号。生活在高原地带，常年的日晒，脸上就会变得黑红。”从内地到西南的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高原红。意外地碰撞，你我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我佩服你畅爽的乐观情绪，诙谐幽默的谈吐，跟你在一块就觉得舒心。只是你的普通话说得不够流畅，常常引得我发笑。我还

是喜欢叫你高原红，高参谋。

没有想到你那么有灵气，写诗对句，唱歌作曲，吹拉弹奏样样拿得起。你创作的那首《高原夜曲》，舒缓悠扬，我们参加军区的汇演夺得创作和演唱一等奖，优美的旋律在士兵中广为传唱。还有你的小号，是召唤快乐的集结号。假日闲余，你只要拥着它在湖边出现，便招来成群的战士同你一起朝着碧波亮开歌喉，唱得水鸟都围绕在周围翩翩起舞，不愿离去。远处，还有水鸟一样轻盈的女兵。

高原红，还记得那个花好月圆的夜晚吗？你我到医院看望住院的战友，他的思想负担挺重，整日叹息，以泪洗面。你走进去，便给病房带去一束祥和快乐的阳光。你说古谈今，妙语连珠，插科打诨，调动了整个房间的气氛，战友脸上露出了笑容。临别时，你拍着战友的肩说：“男子汉嘛，别那么没出息。”归途，你却再没说一句话。你拿着小号坐在月光朦胧的沙滩上，吹起你最喜欢的《红河谷》，只是那天的音调带着一缕惆怅。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与你相恋几载的女友同你分手了。当你在医院和战友侃侃而谈时，内心忍受着多么痛苦的创伤！

再后来，你把几位战友邀在一起，拿糖敬烟，小号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祝您幸福》。我们问你有啥事值得这么高兴，你说是在欢庆与你分手的女友今日同他人完婚。我以为你这是一种情感的发泄，你却那么真诚地说：她得到了她想要的幸福，我不该为她高兴吗？

高原红，你的身影在我面前陡然高大起来。比江河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宽广的是蓝天，比蓝天宽广的是人的胸怀。

没有想到的是，我在部队的最后一年，你住进了医院。我去医院看你，你还是那样朗朗地笑，说自己住院只是个“临时代办”，马上就会出院。可是，我知道，也许你不会再踏出医院的大门。

你的病越来越重了，打止痛针的次数越来越频繁。疼痛起来，你牙咬得咯咯响，浑身汗水也不呻吟，怕刺激同屋的病友。你还轻声地哼唱着“燕子啊，你高高地飞翔，带着那殷切的期望”。

我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涯，就要退伍回家了。去医院看你，你说：

“到地方好好干，好男儿志在四方，你走的时候我去送你。”我握住你枯黄的手说：“高原红，好好养病，病好了去我的家乡，我带你去龙门，去少林寺玩。”你的脸上呈现一丝笑容：“大家都在瞒我，其实我早就知道自己是什么病了。也许这次是永别，谢谢你照顾我。”你平静得像是说别人的事情。下了楼，我朝三楼的窗口望去，你还伫立在窗口，探出身子向我招手。

我回到家乡，你来信了，你说你受不了离别时那让人酸楚的场面。你怕说出的笑话也会被泪水打湿，你命令自己坐进电影院，直到散场你也不清楚银幕上都上演了些什么。你说你来到湖边，在你我经常相聚的地方，向着无际的夜，敬了军礼。那夜你为我吹响了小号，《友谊地久天长》，你问我听到了吗。

高原红，读着你的信，我流泪了。

高原红，记下上面的文字，是为了纪念你离开尘世整整25年。我至今不能相信疾病会夺走你旺盛的生命。我想你的时候，总会听见天边传来悠扬的号声。

多吉，我永远的朋友，永远的高原红。

夜 话

夜已深。

院子被夜的静谧罩着，比白昼显得更空旷。

院子里的苹果树挂满了拳头大的果子，散着淡淡的清香。

父子俩坐在果树下，一明一闪的烟燃，不时照亮老人沧桑的脸庞。

娃，记得爹给你讲的故事吧？是啥时间的事啊？

爹，我记得呢。1966年3月8日清晨。那天老家发生了强烈的地震。

老人眯着眼，缓缓地说，娃，那时的情景，现在想起来，我还身上发寒啊。当时就像响起了一声惊雷，咱家整个房子就摇晃起来。里屋呼隆一声就倒塌了，你爷爷和你两个叔叔就闷在里面了。你奶奶和我睡在外屋，你奶奶麻溜地爬起来，我还迷瞪着哪，就被你奶奶用尽力气给推出了门外，整个屋子就全塌了。一家5口，就活下来我一个。天上刮着黑风，响着怪雷，就像谁把天捅了个窟窿似的……那一年，爹刚刚满10岁。

爹，我知道，咱村是那次地震受灾最重的。狂风呼啸，天昏地暗，残垣断壁，房倒屋塌，河堤破裂，黄沙黑水喷向空中，到处哭喊声一片……

咳，人们没有了主心骨啊。有的人就开始拾掇别人家的东西。爹只觉得肚子饿，哭着，跑着。忽然我被绊倒了。我趴在地上，呼喊中，发现了一包东西。是一个草纸包，纸包里露出了一块饼干。爹骨碌爬起来，捧起

黄纸包悄悄地塞进怀里。爹这才看清楚，这片倒塌的是村里的代销店。

我记得爹说过，爹从小就吃过一次饼干。那是爹参加村里魏老爷爷的百岁大寿，给每个孩子发了两块动物饼干。爹拿到手的两块饼干，一块是小兔子，一块是小公鸡。

是啊。那年月，哪家孩子能吃得起饼干啊。爹嘴馋的时候，就爱到代销店，闻闻饼干、酱油的香味。那包饼干在爹的怀里揣着，如一盆炭火，烧得爹心里热热的。爹几次都忍不住想拿出一块放到嘴里，又怕别人看见，嘴里往下咽唾沫。爹知道，那饼干是集体的，公家的。拿了，吃了，不光彩。

爹就把那包饼干揣在怀里一天，饼干都被体温烘热了。

可不嘛。第二天，脚下的地还时不时地颤动。风沙蔽日，寒气逼人。村里的人已经快绷不住了。忽然，天空传来了飞机的隆隆声，有人喊着到村头集合，说周总理来看望乡亲们了。

爹说总理步伐坚定有力，他跨过纵横交错的地裂缝，先走进低矮的防震棚看望伤员。总理蹲在伤员身边，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询问伤情，嘱咐他安心养伤。那伤员就是后来把爹抚养大的白爷爷。

是啊，娃。乡亲听说总理来了，一起涌到村头。那阵子风刮得正猛，乡亲们就围成个半圆，把总理挡在背风处。娃啊，爹就站在总理的身边啊，这就是操心我们的国家大事的总理啊。他脸上带着疲惫，眼睛发红，嘴唇干裂。爹跑到地震棚子里，拿出一只黑瓷碗，在木桶里盛了一碗水，递给总理。总理端起碗，吹吹碗面上的浮尘，一饮而尽。

爹，总理慈祥地拍拍你的头，拿出手帕，揩去你流到嘴边的清鼻涕和泪水。总理抬头望了望天空，自语道，这怎么能行哪。他立即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组织乡亲们调整方向，让乡亲们背着风向。

娃啊，总理迎着风，站到一只木箱上，他大声说的话，你记得不？

记得，爹。总理说，同志们，乡亲们，你们受灾了，受损失很大。党中央，毛主席，让我来看你们。总理说，麦子返青了，地该种了，党员干部要带头把生产搞好。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总

理迎风而立，斑白的头发被风吹散，披着的风衣被风鼓起，像一面飘扬的旗帜。

娃啊，爹永远都忘不了总理当时的情景啊。爹当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在怀里揣了一天的那包饼干放回到代销店的废墟中。

爹，烟熄了。来，点上。

火光又一明一闪地映着老人眼角的泪珠。

娃，爹是第几次给你讲这个故事了？

第四次，爹。第一次，我上小学。第二次，我上大学。第三次，我当选县长。今儿个，第四次。

好了，娃，睡吧，天不早了。

第二天，代理市长走马上任。

理 解

王聪有个外号叫王理解。这外号缘于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在同辈人看来，王聪类数最难理解的一辈。出生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上学碰上十年动乱，毕业遇到上山下乡，入伍参加自卫反击战，参加工作时兴讲文凭，混上文凭又限年龄，四十好几的人还是个副主任科员。每每同学聚会，大家慷慨陈词，牢骚满腹，王聪总是微笑着：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同学不满，责问如何理解。王聪说，哲人曰：磨难是笔财富，吾辈有如此经历、如此财富，也不枉人生一回啊。

王聪对自己科员的位置很安心，主任交办的事都做得很尽心，即便是些鸡毛蒜皮之类。主任初到办公室时还是个刚出校门的毛孩子，对王聪一口一个王老师。当时王聪很有可能提拔当主任，后来也不知啥原因就搁置了，再后来那个毛孩子就当上了主任。大家纷纷为王聪抱不平，王聪微笑着，“年轻人有精力，有学历，可以理解，可以理解。”毛孩子刚当上主任还王老师王老师地叫，后来就叫老王了。同事说主任是白眼狼，王聪说，可以理解，一则咱确实比人家老，二则咱也没教孩子点啥，干好工作吧。以后，大家也用可以理解对王聪还击时，大都带有嘲讽意味。王聪也不计较。

王聪三十二岁才成家，媳妇小他八岁，王聪对媳妇自然疼爱有加，几乎包揽了所有家务，羡慕得邻居都夸王聪媳妇有福，便对自己的丈夫数落，“也学学人家王聪呀。”同事便对王聪发难，“要维护点男子汉的面子嘛，连媳妇内衣内裤都包揽了，还美得跟屁花子似的，你累不累呀。”王聪微笑着，“要想好，大让小嘛，可以理解。”同事嫉妒地跟媳妇嚷：“有本事也小个七八岁呀，我当玉样捧着，可以理解吗？”事有不测风云，王聪媳妇下岗了。媳妇又哭又闹，让王聪去找领导，王聪就去找媳妇的领导，媳妇的领导就对王聪摆了一大堆难处，希望给予理解。王聪就说，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媳妇说王聪是个窝囊废，几天不给他好脸，晚上也不让他上床。王聪只是嘿嘿地笑，笑得还特诚恳。媳妇也没辙了，“嫁给你算倒霉，以后家务事都交给我，好好上你的班。”

王聪长得干巴精瘦，一幅刁刁的嘴脸，大家却愿意同他交谈商量，碰上脸红脖子粗就说，找王理解给理解理解。王聪也就一本正经地跟人家陪上半天。不过，也有例外。楼上老周有个女儿，见天和有些不三不四的男人来往，常常唱歌跳舞喝酒折腾到半夜，谁也管不了。老周享用着女儿送的烟酒，睁只眼闭只眼，对邻居的抗议不闻不问。终于出事，女儿被强暴，家财被洗劫。老周对着邻居哭诉，王聪说，养不教，父之过。你女儿整天和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出事也是情理之中。她不遭强暴谁遭强暴？你家不遭洗劫谁家遭洗劫？这完全可以理解嘛。老周大恸，邻里暗笑，都觉得解气。

王聪去世是个意外，一个愣头小伙子骑摩托车将王聪撞倒在石墙上。弥留之际，王聪对媳妇说，别难为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可以理解；对同事说，别难过，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早晚都有个走，只要活得快乐满足。追悼会上，同事送给王聪一幅挽联：理解不理解，不理解也理解；不理解理解，理解也不理解。往后，同事们再谈论可以理解时，态度都是认认真真的。

母亲泪

我记忆中的母亲从来没有流过眼泪。

二姨曾经对我说过，你母亲心硬呢，你姥爷走的时候，都没有见到她流泪呢。

母亲是心硬。我大哥当兵那年，南疆战事正紧。我和母亲送我哥哥去车站。欢天喜地的鼓乐声震耳欲聋，说话都要大声吆喝。旁边的一个阿姨对我母亲说，正打仗哪，你舍得孩子去啊？母亲当着哥的面说，不打仗，当兵干什么？老大牺牲了，俺老二继续上。母亲拍拍我的头。

大哥真的留在了战场上。

我听报告说，大哥他们是唱着《再见吧，妈妈》趟入地雷阵的。当兵六个月，大哥走完了他十八岁的壮丽人生。母亲没有哭，母亲说，孩子肯定是要让他的父母为他自豪，孩子不希望父母为他流泪。母亲把大哥的相片放在案头，不让镶黑边。逢年过节，全家聚会，餐桌上总是会多摆上一副碗筷，那是给大哥留的。

母亲很忙，家里的事几乎都是父亲在照应。有时，母亲看到父亲劳累的身躯，总是很歉意地给他揉揉肩，按按背。然后叹口气，对我说，儿啊，你要是个姑娘多好啊，可以帮爸妈做好多事了。

二姨说，你妈心硬，连花啊草啊都不喜欢，哪能生养姑娘。再生啊，

也还是你这样的和尚蛋。

母亲的双亲去世得早，母亲是二姨带大的。二姨比母亲大五岁，那时的日子很苦，糠菜半年粮，每年种收的十几斤芋头就是家里的稀罕物。村里的女人坐月子才舍得吃。二姨隔三差五地就给母亲蒸几个芋头，自己啃菜窝窝。二姨总是哄着母亲说，我吃芋头反胃，你吃吧。母亲到了上学的年龄，二姨自己退了学，把母亲送进了学堂。每天做完活，二姨都要到学堂门口等母亲放学，不同的季节里就会给母亲一把酸枣，一只水萝卜或者几只小鸟蛋。二姨嫁人时，只有一个要求，要供养母亲上学。母亲成为村里唯一一个考入大学的女子。二姨说，你母亲进城里读书，我们都哭成泪人了，她一滴泪也没有，心硬着哩。

母亲性格直爽，说话办事也是风风火火的。如果有个休息日，可以听到家里叽里咣当的声音。父亲说，你母亲做顿饭就像在撵老鼠。

母亲和父亲一动一静，相处得却非常融洽。只有一次，我听到过两个人起了高腔。父亲说，你就别犟了，领导都有了意图，按领导的意见办就是了。母亲说，领导的意见是错误的我也要照办啊？这事不能融通。父亲很无奈，说那是我老战友的孩子，你就别再坚持了。你不知道这后面要牵涉多少人啊，那帮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母亲一点也不让步，我分内的事，你别管。

那些天，父亲格外地小心，母亲外出时，他总是找借口陪伴在母亲的左右。还是出事了。一辆违章的汽车把父亲撞入路边的深沟，送到医院抢救治疗了三个月，父亲余下的日子就永远与轮椅为伴了。

母亲没有流泪。母亲不请保姆，再忙，也要自己动手伺候父亲。母亲说，她知道那辆车是有意冲着母亲来的，父亲在一刹那间推开了母亲。

母亲闲暇的时间多了。她总是爱推着父亲的轮椅，到后山的花园里散步。母亲说那是他和父亲相识的地方，当时还只有一个小木桥，桥下有潺潺细水。

有一天，大成哥来到了我家。大成哥是二姨唯一的宝贝疙瘩，呵着护着惯着娇着。大成哥大学毕业进了一家企业，没有几年就当上了企业的老